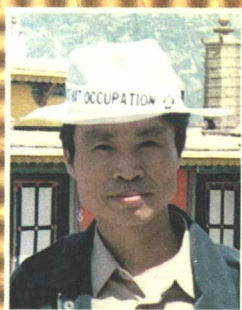


周大新

■ 南阳作家群丛书



小说自选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穿着蓝旗袍的女人，
记得她那声尖尖的惊叫。那声尖叫，虽然高亢不
为且，却像一把利刃，深深刺入了我的灵魂。
刻一，它像一根针，扎在我的耳朵。那，它像一
个秋，它像一阵风，吹在我的心头。那，它像一
十二，它像一扇门，打开了我的记忆。那，它像一
鲜花，它像一簇火，点燃了我的心。那，它像一
条河流，它像一条路，通向了我的未来。那，它像一
颗星，它像一颗星，照亮了我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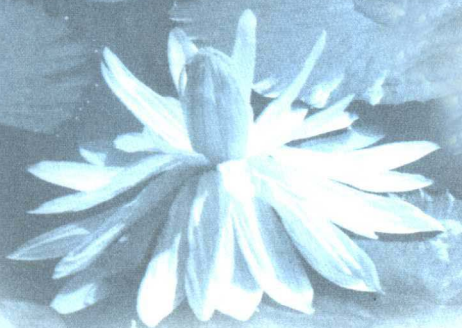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周大新

小说自选集



南阳作家群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阳作家群丛书

周大新小说自选集

责任编辑 李恩清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41000 印数 1—5000

ISBN7-80623-069-6/I·49

定价 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周大新

男，1952年2月生，河南邓县人。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散文、报告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其中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走廊》、《旧道》、《军界谋士》、《向上的台阶》分别获“昆仑”、“时代”、“长城”、“十月”优秀作品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朝文、德文。不少作品在广播电台连播。十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和广播剧。现为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

《南阳作家群丛书》

编委会成员及正副主编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南 丁

王菊梅 邓本章 黄玉钧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副主编 刘学林 王遂河

出版说明

一、近年来,在南阳盆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里,集中出现了一批创作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如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同宾等,他们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指向和地域文化特色,不时成为国内文坛的热点,其作品如《村魂》、《满票》、《五月》、《香魂女》、《向上的台阶》、《匪首》、《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曾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少作品还被译到国外广为流传,很快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为了展示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实力,总结其创作经验,本社向读者隆重推出南阳作家群系列作品。

二、本丛书入选作家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或独特风格,大体上代表了南阳作家群的整体水平。

三、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选集为主,每集作品由入选作家自己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每集作品前冠以自序或他序,作品后附跋。

四、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省文联,南阳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8月

自序

收入本书的小说,都是 80 年代末以来写成的。在篇幅上,有长篇,有中篇,也有短篇。在写法上,有现实主义的,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在描写的人物上,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少年,也有老人。这很像是一个拼盘,现在端出来的目的,是让愿意读我作品的朋友,对我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作者

1997 年 2 月 27 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长篇小说

走出盆地	(3)
------------	-------

中篇小说

平安世界	(187)
溺	(280)
14 15 16 岁	(321)

短篇小说

返回家园	(353)
无疾而终	(367)
病例	(373)
会晤站	(383)
握笔者	(392)
怪火	(416)
黄昏的发明	(427)

周大新主要作品目录	(449)
-----------------	-------

长 篇 小 说

走出盆地

在久远的中生代时期，中原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地壳变动，那次变动的结果是一个巨大湖泊的形成和环湖山脉的崛起。又过了许久，由于四周水土流失沉积，那湖泊渐渐干涸而成为一片沃土，它上边长满了各种植物当然也有供动物们充饥的果子。一群由黄河岸边向南迁徙的猿人发现了这些野果从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于是这地方开始有了人类。又一个时期过去，为了生活方便也因为文明的演进，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东边那道长满桐树柏树的山脉起名为桐柏山，把横卧西、北两面那状如卧牛的山脉起名为伏牛山，把南边那道正午时可挡阳光的高山起名为武当山，把被三山围起来的地方叫做南阳盆地！

一 步

抹在东天的那层血色已经褪去，云团开始变白，日头渐生出热力，一块云朝正升的日头扑去，被撞得粉碎，全成了絮。

瞎眼狗趴在柴垛那儿，在喘，身上的毛变成一缕一缕，几根肋骨隐约可见，但显然还不想被人们忘记，间或地叫上一声两声，音嘶哑，且低。

她帮着老四奶缠线。她看着线团在老四奶那青筋毕露、老皮丛集、微微发抖的手中慢慢变大。她总担心那线团会随时从老四奶的手上滚下，于是她扭了头，只机械地捧了线拐，让线不断地飞出去，就在那当儿，她发现在她脚前的一个土块下边，有一只蛹，那蛹像是在动。

……咱南阳盆地咋来的？这说来可是话长！这和玉皇爷的三闺女还有点关系。晓得玉皇几个闺女么？七个，人称七仙女。最小的一个老七，不是下凡跟了董永嘛！这三闺女是七姐妹中长得最美的一个！腰身丰满匀称，脸蛋俏丽圆润，肌肤雪白粉嫩，眼睛乌黑水灵，浑身上下那股鲜嫩香艳样儿，男人只要看上一眼，嘴里就直流口水，舌尖尖就直想伸出去尝尝鲜味……

我听说了，没判你罪，这就好！这一灾总算又让你过去了！从今往后你自个可别再出头去办什么事，做官啦、学医啦、开诊所啦、办医院啦，连想都别去想！咱一个女人家，老老实实找个男人过日子是正事！人呐，都有个命，命里该你吃三升米，你想去吃一斗，能行？老天爷能答应？要都去争那一斗米吃，谁来吃三升？天下不就乱了？要我说呀，当个女人，只要找一个可心的男人，白日里在屋洗洗刷刷做点家务，也不累；夜里往他怀里一睡，任他那两手去摸你好受的地方，任他搓你揉你叫你小亲亲，还不觉着美？还要什么哩？你小时候的事都忘记了吧？你家尤其是你娘那阵儿的日子，过得比你如今还差，怎么样？她不是都忍过来了？

给三升我不干！只要有人吃一斗，只要男人们分一斗，凭啥只给我三升？我偏要挣来一斗吃！这回又败了，败就败，总有一天我

会胜！她看了一眼四奶，慢腾腾地开口：小时候的事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我爷爷很瘦，一只手总拎一根长杆旱烟袋，另一只手端着一个盛烟叶的小簸箕，有一次我把他盛烟叶的小簸箕踢翻，他抡起烟袋就照我屁股上砸了一下，那烟锅真重，砸得我好疼。

你爷爷吸旱烟那是很晚的事了，早先他吸的可是鸦片烟！他就是因为吸鸦片才把身子吸得像个猴，吸得最后连那个东西也不管用了，你奶奶水灵灵的一个大姑娘嫁过来，他就是让她养不出一男半女，害得你奶奶整日到我这里哭，我就给她出主意：养个野汉子试试！你奶奶一听，就慌忙来捂我的嘴。

你们这门香火按说是要断的，可咱们这地方有规矩，弟兄俩只要有一个儿子，两门香火就都要续下去，办法是一门双承。一门双承就是给你爷爷的哥哥也就是你大爷爷的儿子娶两个老婆，一个由你大爷爷、大奶奶出钱娶；一个由你爷爷、奶奶出钱娶。由你大爷爷、大奶奶出面娶的媳妇你叫大娘，生的儿女续你大爷爷、大奶奶的香火；由你爷爷、奶奶出钱娶的媳妇就是你娘，你续的是你爷爷、奶奶的香火。按规矩，两个媳妇要同一天娶，同住在三间堂屋里。一个媳妇住东间，一个媳妇住西间，中间的屋里放两个衣箱，一个箱里放你大奶奶给你爹做的衣服鞋袜；另一个箱里放你奶奶给你爹做的鞋袜衣服。你爹要轮流去你大娘和你娘的屋里睡，一夜一换，时候要均。你爹要是去你娘房里睡，就要在中间房里衣箱前换上你奶奶做的衣服、鞋袜，连裤带也要换。倘是去你大娘房里睡，就要全换上你大奶奶做的衣服、鞋袜，不留一个线头！我如今还清清楚楚记得你爹娶亲那天的事儿。你大娘的花轿和你娘的花轿是同时进庄的，一个从庄东头进，一个从庄西头进，两顶花轿后头都跟着响器班子，都吹的是“喜上门”，两个班子赛着吹，喇叭声震天动地、挟风裹雨，把你爹吹得昏头昏脑，迷三倒四，轿到门前，

你爹慌里慌张上前迎时竟绊了一跤，栽了个跟头，嘴都碰到了你娘的腿上，爬起来时还放了个响屁，惹得看热闹的人们哄堂大笑。按照规矩，新婚头一夜你爹要在你大娘和你娘床上各睡半夜，可你爹大约是同你大娘折腾得时候太长，累了，一直睡到天快亮还不见醒，你娘在西房干等等着你爹去，就哭了。那夜就是如今在那边蚕棚干活的光棍老七在听墙根，他那时也才十几岁，他听到你娘的哭声后，跑去喊醒了你奶奶，你奶奶就颠着两只小脚慌慌地去敲东窗户，敲了好久才把你爹敲醒，你爹这才急急忙忙跑到当间换鞋换衣裳，到西间钻进了你娘的被窝里。你爹的本事还真不小，没出两个月，就让你大娘和你娘都怀上了。

我听我娘说，在我前边，还有姐姐、哥哥，他们本可以活下来，可后来都走了，我娘说按排行我是老三，该叫三妮子。

那可是！要不是阴差阳错，你就是老三。你娘嫁过来不到俩月，就怀了孕，可她当时才十五岁，懂啥？怀到六个月时还敢拎着水罐子去井里打水，结果脚下一滑，你娘一屁股坐到了井台上，水罐子碎了，一滩血也流了出来。气得你奶奶骂天骂地，也吓得你娘两天不敢吭气。到第二年，你娘又怀上了，这一次你爷爷、奶奶啥活儿都不让她干，可怀了四个月，一天早上你娘去茅房时，又是几团血块子流下来。这一回你奶奶、你爷爷气极，非要弄清是怎么回事不可，就托我去问你娘，你娘就红着脸流着泪给我说了缘由，原来你爹那个不懂事的东西，老婆都怀几个月了，还敢上她的身子，上去了还又是晃又是碰。后来我就按你爷爷、奶奶的要求，找着你爹，朝他左脸和右脸各打了两个响巴掌。到第三年，你娘总算又怀上了，自从你娘怀上后，你奶奶就常去东庄娘娘庙里祷告，每次都从庙里带回一包保胎药给你娘吃。后来，你娘就生了你。你

说这不是你娘命中的定数？定数呀，她只该有一个闺女！她这辈子该要受苦！我估摸着，在上一辈子里，她是享过福的，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就是富豪人家的儿媳，那一辈子把福享尽，这一辈子就该吃苦了！人呐，两辈子一个轮回，苦辣酸甜都是一个定数，上辈子哪样享得多了，这辈子就享得少，你信不信？

我上辈子享了哪些福？既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凭什么扣我这辈子的？我不管你定数不定数，我只要这辈子的福！她望了一眼老四奶，语气平静却别有意味：听我娘说，我生下来可有九斤四两重，那倒是一副享福的相！

一片被虫儿嚼断叶梗的桑叶离了枝头，在空中旋了几下，尔后噗的落地，躺在那里，仰脸向天，一动不动，两只鸡以为有食物从高空落下，便咯咯咯奔过来，盯了那桑叶紧看一刹，待认清，才又敛起翅儿，悻悻离去。

她手捧着线拐，又把眼移去看那蛹，蛹又是一动，蛹壳顶部像是裂了一道缝。

……三仙女那日和二姐去香湖里洗澡，天宫里的规矩，仙女们的玉体要一天一擦，两天在香湖里一洗。香湖在南天门外，水碧青碧青却香气扑鼻，在这水里一洗，擦干穿上衣裙，能逆风香百步，顺风香三里。姐妹俩脱了衣裙在湖水里笑闹着游了一阵，那二姐就开了口说：晓得么，三妹，当初织女就是在这天湖里洗澡时，让牛郎偷去了衣裳，看见了么，牛郎是从那棵树后闪出来的。三仙女就惊起了双眉问：真的？边问边上岸，放胆擦开湖边上遮挡凡、天两界的云，往咱这凡间里望，这一望不打紧……